

《说文解字》注音释义识略*

蒋冀骋




提 要 文章吸收古文字的研究成果,证以《说文》体例,对《说文》某些字的注音和释义以及字形解说提出了一些看法,补充或纠正了许慎和前人的一些说法。

关键词 说文 甲文 金文 形声 释义

《说文》的注音释义,有清一代的研究进入高峰,就当时的学术环境来说,其成就已达到顶点,所谓高高乎不可尚矣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,学术的发展,出土文献的使用,一些结论需要重新审视。下面是笔者读《说文》时的一些想法,录之以求教于方家。

例 1











《说文》：“王，天下所归往也。董仲舒曰：‘古之造文者，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。三者，天、地、人也，而参通之者王也。’孔子曰：‘一贯三为王。’凡王之属皆从王。”（大徐本，9 页）


治《说文》者大多遵从许说而加以证明，段、王、桂均如此，唯朱骏声有所怀疑。他说：“此字为学者一大疑，谓仓颉所制耶？轩辕承三皇之终，肇五帝之始，为臣民者称君为皇帝，君无王称，字安用之？稽唐虞之书，未有王字。始见于《禹贡》‘王屋’，夏谚：‘吾王不游。’则字当起于夏时。然三皇字、《尧典》闰月字已从王，似又不始于夏，疑未能憬也。或曰古《太誓》‘至于王屋’。马注‘王所居屋’，则《禹贡》王屋山，或治水时禹尝居此，遂以名山耳。又按王古文作，华岳碑作，杨氏阡作，则以一贯三之说亦殊难定。”（丁福保，1988：1182）







朱氏启疑端于先，后贤证疑于后，许氏“天下所归往也”的解释，“一贯三为王”的说法，受到挑战。诸家对字的本义及其字形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解说。









1. 从火说。吴大澂发其端，吴氏《字说·王字说》说：“汉儒多依小篆以说经，与







* 本文是蒋冀骋主持重大招标课题“中国古代语文辞书注音释义综合研究”（12&ZD184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
古初造字之本义不尽合。大澂按，王字古文作，或作，从二从，不从三画，为古文火。然虎敦字，董馭鼎字皆从火，旧释董为董山，非也。王伐鄆侯敦金作，仲称父鼎作，公违鼎作，知古金字亦从火，象以火镕金之器也。《华严经音义》引《易》韩注：‘王，盛也。’二为地，地中有火，其气盛也。火盛曰王，德盛亦曰王。故为王天下之号。皇，古文作，从日有光，日出土上则光大，火在地中则气盛。皇王二字，取义亦相类。”（李圃，1999:210-211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罗振玉、王国维、林义光、商承祚、顾实、高鸿缙、朱芳圃诸家皆从之，或径采信其说，或略有不同，今仅介绍其不同者。林氏《文源》说：“象火在地下形。，象层叠，谓地之极下（与生圭从二同意）。地中之火盛大之象。”（丁福保，1988:1184）







顾实《释王皇圭》曰：“吴说谓王字从火，诚为确诂，足发千年未发之蒙，然谓从二象地则非也。金文又有作（姑冯句鐘）者，古玺复有作 ，此亦俱变形，上且三画，岂得谓从二象地乎？……不悟殷契王字既可省其上画，则必不取义于地中有火明矣。如取义于地中有火，则上画象地，最为重要，岂可省乎？……其上画非象地，乃指事也。……盖在造字最初原形作，从，古火字复于上加横画，以指夫火之炎上而大放光明也。”（丁福保，1988:1185-1186）

高鸿缙《中国字例三篇》曰：“字之本意为旺盛，故从（为火炷之古文，甲文具匡郭，金文小篆填实作，篆文另作）。而以或或指明其部位，正指其处，言此处最旺盛也。故为指事字，状词。后世借为帝王之王，久而为借义所专，乃另造旺字。”（李圃，1999:221）







2. 从工说。高田忠周《古籀篇八》说：“愚按吴（大澂）说过穿不足取也，然许说亦固非是。今沉思细考，王字从工，不从纪数之三。此铭壬母之壬，以工为之，而其形作工可证。要工字以二为天地，丨为人，故人之可尊重者，不从人而从工，巫字壬字是也，况王字固当从工为至理矣。……工字古文作为本形，故王亦从之作为本形。工或省作，故王亦或从之作，下文及《说文》所收古文是也。亦作，故王亦从之，本文即是也。”（李圃，1999:211）

3. 象人形。共有两种说法，或说象王者肃容而立之形。孙海波《甲骨金文研究》曰：“，《尔雅·释诂》‘君也’，《广雅·释诂》‘大也’，象王者肃容而立之形，与立同意。”（李圃，1999:212）或谓象端拱而坐之形。徐中舒（1934:441）说：“士王皇三字均象人端拱而坐之形，其不同者：王字所象之人，较之士字，其首特巨，而皇字则更于首上著冠形。”















4. 象古代王者之峨冠。叶玉森《殷墟书契前编集释》曰：“卜辞王之异体作             等形，谓 象火，则卜辞火字及从火之字无作此形者，以前六体填实之，作     ，则 上所加之横画或一或二或三，可知其非象地或火之炎上。”




予疑象古代王者之峨冠。造字之始，冕旒未作，王者惟冠峻削之冠，上有珉玉之饰，以表异于众。……盖王本象古冠形，皇为后起字，仍增一冠形于上，象后制之冠，并以王为声。知古代皇王表异于众者，惟冠冕为显著矣。至卜辞文字作，为初文，从之从土，足行土上，本往之朔谊，讹变作   ，乃似从王。”（李圃，1999:212-213）

5. 象斧形。吴其昌《金文名象疏证》曰：“‘王’字之本义，斧也。云‘天下所归往’者，汉人不明古义引申之说也。吴大澂云：‘地中有火’‘象火奕奕有光’者，倒因为果之说也。……以吾侪今日视之，则杀人多者为‘王’之本义耳。”（李圃，1999:216-220）

林澧（1965）曰：“乃象斧钺类武器不纳秘之形。……其横画，乃象‘闌’之形，至于字又加横画变为或，这和金文字又作等形是同一演变规律，只是横竖之别而已。……弓矢是用于作战的，而斧钺则主要是用来治军的。因为斧钺不仅是武器，而且是砍头的刑具。……是以死刑来保证军事首领的统率权的。”

徐中舒（1989:32）支持“王”字象斧钺说：“象刃部下向之斧形，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。”放弃了早先的“象人端拱而坐之形”的说法。

6. 象牡器形。郭沫若（1982:50-51）说：“余案吴氏未见卜辞，以为火字，其说自较一贯三之旧解为长，然卜辞既出，则此说又当更正。若实即且若字之变，罗氏以为并与同者，非也。其在母权时代用毓以尊其王母者，转入父权则当以大王之雄以尊其王公。且已死之示称之为祖，则存世之示自当称之为王。祖与王，鱼阳对转也。又如后起之皇字，金文中其器之稍晚者……皆从王作，而器之较古者……则皆从作（罗氏以为从，非也）。是则王与为同一物之明证矣。余谓、、、，同系牡器之象形，在初意本尊严，并无丝毫猥亵之义，入后文物渐进则字涉于嫌，遂多方变形以为文饰。故上变为一横笔，而王更多加横笔以掩其形。且字在金文中器之较古者无变，……上肥笔亦变作横画，后且从示矣。”

今按，甲文“王”字字形与火形无关，正如叶玉森所说，甲文中火字或从火之字不作形，只据“旺”字从王（冀骋按，据《说文》，“旺”字从往，往字从，才从王），便认为“王”是“旺”的初文，不足据，“王”的君王义也可引申出“旺”的意义，故吴大澂诸家的说法不可靠。

郭沫若的牡器说也不可靠。就字的词义系统来说，“且”有“荐”义，有“恭慎”义，有“取”义，有“始”义。如果“且”是男性生殖器，不可能有“荐”义，也不可能引申出恭慎义和取义。就字形系统来说，如果“且”是男性生殖器，不可能有从半肉从且的“俎”字，也不可能“宜”字。商承祚（1983:70）说：“宜与俎为一字，而宜乃俎之孳乳。”

象人形或象王者之峨冠,也不可信。𠄎确可看作人正面横向伸手而立之形,但正面横向伸手而立的人不是“王”的专门形象。至于徐中舒早年所说的“端拱而坐之形”,更与𠄎的图形不合,𠄎象立形,而不象坐形,故人形说不可信。𠄎𠄎𠄎𠄎 诸形并不象“王者之峨冠”,纵使将空白处填实,也不象峨冠,故“王者之峨冠”说也不可信。

既然以上说法不可信,剩下的只有斧钺说。斧钺说为什么可信?笔者认为,上古时期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祀有执𡵓,戎有受脤,神之大事也”(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)。祀是祭天地神祇,说明权力的正当性和祈求权力的永久性,戎显示实力,开疆拓土,捍卫政权,故“帝”字象束薪燔火祭天之形,“王”象斧钺以表征伐之形。在古代社会,任何政权都是通过武力征伐打下来的,所谓禅让,不过是实力不如对手,为保身家性命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而已。不禅让,则天下仍会被对手以武力夺取,而自己性命不保,禅让虽则失去天下,但可暂保身家性命。作为有理性的人,在这种情况下,谁都会选择禅让。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:“夫擅国之谓王,能专利害之谓王,制杀生之威之谓王。”凭借什么“擅国、专利害、制杀生之威”?凭武力,而斧钺是武力的象征,故以斧钺象征王,并以此造“王”字。

就词义而言,王者必大,故引申有大义;王者必盛,故引申有盛义。这与《广雅·释诂》的解释“大也”、《庄子·德统符》成玄英的疏“盛也”并不矛盾。吴大澂据“王”字的“大”“盛”义而认为“王”取象于“火”,似乎过分执拗于“火”的旺盛,实际上“火”有阴火、阳火、大火、小火之分,阳火、大火固然旺,但阴火、小火则未必旺,还有可能熄灭。火的取象不符合“王”的本质特征,故本文不取。斧钺无论大小,皆为杀伐之器,主杀伐,是权力的象征,更是国君的象征,故以斧钺作为“王”字意义的图像,应该是可信的。

如果据字形说字义,则“王”应为“斧也”,如果据后世文献的用例,则《说文》的解释可以依从,但其字形说解,则一无可取。

例 2

《说文》:“闰,余分之月,五岁再闰。告朔之礼,天子居庙堂,闰月居门中。从王在门中。《周礼》曰:‘闰月,王居门中终月也。’”(大徐本,9-10页)

“余分之月,五岁再闰”的解释没有问题,但对字形的解释前人有不同的看法。

朱骏声曰:“唐虞时尚无王字,此字从三,三年一闰也,从丨,犹一也。指事。……字亦误作閏,《弩机铭》:‘延光三年閏月。’”(丁福保,1988:1190)

林义光曰:“唐虞时人君不称王,字必不作闰,盖假他字为之,后乃制闰字耳。”(丁福保,1988:298)

黄生(1984:42)曰:“闰月居门,因字形与《礼》文偶合,故后儒傅会为说。且置闰起于黄帝,何因得有王称?愚谓,闰字中当从玉(古玉字三画匀,无点),谐门声,玉

之温润也。后因闰月义专,温闰字遂借润下之润,而本义亡矣。”

唐桂馨《说文识小录》说:“此字当是从壬从门,壬亦声。壬象人怀妊之形,工象人,中一画略长,象腹大,门中有妊人,有添丁进口之意,有闰余之意。古圣造历,积余分之月为闰月,遂取闰字以名之。造历造字皆远在唐虞之前,其时尚无王之名称(朱骏声氏主此说),其时亦必无闰月。王居门中之制度,周礼所传,在造历造字之后,宁有制度兴而后有闰字之理乎?则知门中之字绝非王字也。许氏不察,望文生义,殊可叹已(朱骏声亦知许说不安,谓此字从三,三年一闰也,从丨犹一也。指事,宀省声。其说亦支离不可从)。”(李圃,1999:223)

按,闰月的概念,究竟起于何时,尚无确证。《史记·历书》:“神农以前尚矣。盖黄帝考定星历,建立五行,起消息,正闰余。”据此,则闰月之制,黄帝时即已建立。但黄帝制闰,没有出土文献证明,只有纸质文献的传说,是否可信,有待证明。殷代卜辞和西周金文的闰月记作“十三月”,王国维(1959:25):“商时置闰皆在岁末,故殷虚卜辞屡云十三月。”没有“闰”字,却有十三月,是有闰月之实,无闰月之名。殷商和春秋时期的闰月皆放在岁末,《左传·僖公七年》“闰月”在“冬月”之后,“闰月”也应是十三月,这是《左传》第一次记录闰月,是符合规定的。《左传》中的其他闰月记录也放在岁末,唯一的一次不放在岁末的情况,却被看做“非礼”,《文公元年》:“于是闰三月,非礼也。先王之正时也,履端于始,举正于中,归余于终。履端于始,序则不愆;举正于中,民则不惑;归余于终,事则不悖。”按,据春秋经文,文公元年的二月为癸亥,四月是丁巳,以此推之,则三月为甲子,只有闰三月(乙丑),才有四月的丁巳(按六十甲子排列,四月的天干为丁,但地支不是巳,应是卯,春秋经文记为丁巳,莫非其排法与现代不同,但所记的闰三月应是可信的,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的记录与《左传》经文同,皆记为“二月癸亥”“四月丁巳”,并非文字有讹)。

什么时候开始用“闰”字记录十三月?阎若璩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在驳斥腊为秦礼时说:“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,秦宣公初志闰月,岂亦中国所无,待秦独创哉?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。”(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,1997:329)看来闰月的“闰”字秦宣公时已使用了。

“王居门中”是汉人解经析字的说法,与“马头人为长”相似,不可信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:“于是周武王为天子。其后世贬帝号,号为王。”周武王时天子称王,实际上殷商时期的国君也称王,于省吾(1982)认为,殷商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均称王而不称皇或帝,甲骨文后期虽然称祖甲为帝甲,称文丁为文武帝,但均非生称,是就已故的先王言之。王之称谓既然殷商时代已经使用,似乎“王居门中”的解释很有道理,但殷商至东周的闰月都记作十三月,有其实而无闰月之名,故不能根据殷商时期有王的称谓,就认可闰月“王居门中”的解释。且春秋战国时期,战乱频仍,有思想的争鸣,

而较少对经籍的训释,有对经籍的训释,才有对文字的解释,当时除“止戈为武”“皿虫为蛊”等少数几个字形解释以论证自己的政论外,并没有大量的字形解说,真正的规模较大的字形解释是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昌明的汉代才出现的,“闰”字的“王居门中”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产物。

许慎所引《周礼》,应该不是周代的书,此书本名《周官》,是西汉景、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古书。贾公彦《周礼正义序》云:“《周官》孝武之时始出,秘而不传”;“既出于山岩屋壁,复入于秘府,五家之儒莫得见焉。至孝成皇帝,达才通人刘向、子歆校理秘书,始得列序,著于《录》《略》。然亡其《冬官》一篇,以《考工记》足之。”可见其来历使人怀疑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:“(《周礼》)于诸经之中,其出最晚,其真伪亦纷如聚讼,不可缕举。”前人对此书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看法,大致有西周说、春秋说、战国说、秦汉之际说、汉初说、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。

就内容而言,其所载制度多与先秦古籍不合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引孙处之说:《周礼》所载“建都之制不与《召诰》《洛诰》合,封国之制不与《武成》《孟子》合,设官之制不与《周官》合,九畿之制不与《禹贡》合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认为:“《左传》所云《礼经》皆不见于《周礼》”;“《仪礼·聘礼》宾行饗饩之物、禾米刍薪之数、筮豆簠簋之实、铏壶鼎瓮之列,与《掌客》之文不同;又《大射礼》天子诸侯侯数侯制,与《司射》之文不同;《礼记·杂记》载子男执圭,与《典瑞》之文不同;《礼器》天子诸侯席数,与《司几筵》之文不同;如斯之类,与二《礼》多相矛盾”。


《周礼》的全部内容讲官制,故有《天官》《地官》《春官》《夏官》《秋官》之篇,《冬官》亡佚,后人以《考工记》足之,但所记是职事而不是职官,与前面的五篇不同,以前五篇的官制体系与先秦著作中所反映的官制体系比较,有较大的不同,很明显,他们不是同一个体系。记录职官最多的著作是《荀子·王制》,其所记官制,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状况,但总共也只有七十多个官名,约为《周礼》的五分之一,而且没有《周礼》那样的六官体系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中也有不少职官的记载,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《周礼》相同。尽管《周礼》的大宰、宰夫、膳夫等职官见于《左传》,但小宰、宫正、宫伯、庖人、大府、玉府、内饗、外饗等职《左传》未见,不见者大大多于已见者,这说明《周礼》一书的成书年代不在春秋战国。

就文献记录而言,尽管《左传》屡屡提到周礼,但指的是周朝的制度,并非《周礼》一书,而其他的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《周礼》。如果《周礼》成书于先秦,文献中应有征引。

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,《周礼》一书是汉代儒者根据先秦各国的职官制度衰集而成的,最早成于西汉初,最晚不晚于西汉景、武间献书之时。

既然如此,则许慎的“王居门中”是汉人用当代的观点来解释“闰”字的结果,

不是“闰”字的造字之意。



我们认为,黄生的说法很有道理,“闰”当是从玉,门声,玉之温润也。《汗简》引《杨氏阡铭》“闰”字作,正从玉,盖王字与玉字皆为三横一竖,唯玉字三横为等距离,王字最后一横与第二横距离较远,此其区别。后人为了区别王与玉,遂在玉字的二、三横之间加点,或左右皆加一点,或右边加一点,就成为今天的王和丕玉,后来“闰”字用作“闰月”之“闰”,故温润之“闰”加水为“润”。《素问·痿论》:“阳明者,五藏六府之海,主闰宗筋。”训诂学者认为“闰”通“润”,固然不错,但我们认为,“闰”是“润”的古文,将“润”看作“闰”的后起孳乳字,也未尝不可。

门声古音在文部,闰字古音在真部,真文二部,古音最近,故可相谐。唯门字在明母,闰字在日母,声母相隔耳。然古音娘日归泥,闰的声母古音为n,郑张尚芳(2013:453)拟闰字音为njuns,声母为n,是正确的。造字的谐音系统中,泥与明是有瓜葛的,如“𧈧”字,《说文》从𠂔声,而读若周天子赧,𠂔在明母,赧在泥母。日与明也是有瓜葛的,如“柔”字,《说文》从木,矛声,《广韵》音耳由切,读日母,而矛在明母。“繫”字,《说文》从𦉳,糸声。《广韵》音如垒切,读日母,而糸音莫狄切,在明母。袂,《类篇》音儒税切,读日母,又音弥蔽切,读明母。今音读明母。《集韵》也有此二读,都是衣袖的意思,可相互参证。忝,《集韵》音而由切,读日母,又音莫候切,读明母(按,这两读不是一个词,前者训心安,后者训勉也,是“懋”字之省形,而“懋”字从“楸”声,“楸”又从“矛”,归根结底还是从“矛”声。纵使没有“莫候切”一读,“忝”从矛声而读而由切,也是二母相通之证)。弭(或体作𠂔),《说文》从耳声(儿声),在日母,《广韵》音绵婢切,在明母。洱,《类篇》云:“母婢切,水名,入洛。又忍止切,《山海经》:‘水在熊谷山。’又仍吏切,水在西域。”前音母婢切在明母,后音仍吏切在日母。塹,《集韵》音谟袍切,在明母,又音而由切,在日母。而词义相同,皆为“丘前高后下”。𠂔,《说文》从爾声,在日母,《广韵》音武夷切,在明母(轻唇归重唇)。他如“彌”“瀾”“擲”“欄”“鷗”“彌”“關”皆当作如此解释。

例3

《说文》:“皇,大也。从自。自,始也。始皇者,三皇,大君也。自,读若鼻,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。”(大徐本,10页)

按,此字在王部,按《说文》体例和字形系统,字形应释为从自从王,王亦声。《说文》未解释声符,把它看成会意字。实际上“王”字有表音的作用,“王”字中古音在喻母三等,古音在匣母,与“皇”双声叠韵,故可相谐。

“皇”字的上部,并非“自”字。金文“皇”字作 等形,上部均不作自,可证。至于“皇”字的取象,文字学者有不同的说法。

1. 日出或日光说。吴大澂《说文古籀补》说:“日出土则光大,日为君象,故三皇

称皇。”(丁福保,1988:1196)

林义光说与之相同:“象日光芒出地形,日出地,视之若大。皇,大也。”(丁福保,1988:1196)

王国维亦与吴说相同,他说:“上象日光放射之形,引申有大义,如大父亦曰皇父,大帝亦曰皇帝。以皇为帝王之称,疑自秦代始。”(李圃,1999:226)

顾实也赞同吴说,但认为下部不是“土”,而是“王”,金文从土者,仍即从王之省变。(李圃,1999:228)

刘节赞同诸说而有所推衍:“又有训为君、为王者,乃作名词用,其义非古。……金文中皇字……上既非自,下亦非王,其意当象日在地上,𠄎(象日光之说出吴大澂)表美大之形。且金文中王与皇绝无同用。皇祖、皇考、皇父、皇母,触目皆是,此为颂扬之称,与文祖、烈祖、烈伯、惠叔、龚叔、文叔、龚姒、圣叔之称同,且多用于颂扬已过之人。……在春秋、战国以前,皇绝无训王、训君。今《洪范》云:‘惟皇作极’‘皇则受之’,皆作王字解,其非古义必矣。战国时皇有作王字用者,如《庄子·天运篇》‘是谓上皇’,《离骚》‘诏西皇使涉予’,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‘穆将愉兮上皇’,可证《洪范》春秋以前之作矣。皇作王用,由皇祖皇考之用变来。”(李圃,1999:229-230)

马叙伦(1985:64)曰:“然秦权:‘皇帝兼并天下’,字从白。……𠄎𠄎𠄎𠄎皆即日光之白字,非‘白亦自字’之白。……从白,王声。有作𠄎者,从白在土上,会意。或王省也。……光也即皇之本义至埒矣,以为帝皇之义所专,遂增火旁,而皇之本义几亡矣。大也乃引申义,当入白部。”

2. 皇即睪。刘心源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曰:“皇即睪(俗省作旺)。《诗·楚茨》笺:‘皇,睪也。’《泮水》笺:‘皇皇,当作睪睪。’考《说文》:‘睪,光美也。从日,徃声(徃俗省作往)。’徃从彳,圭声。圭,艸木妄生也。从虫(即之字),在土上。读若皇(封古文亦作圭,详康侯鼎)。是圭为发圭字,即发皇发旺字也。……盖古刻皇作𠄎,从⊙即日,从𠄎即圭,合之实睪字,此铭作𠄎益明显,……即知从自从白皆非三代六书之旧也。皇帝本无专字,假皇大字为之耳。”(李圃,1999:225-226)

3. 象冠冕之形。汪荣宝《释皇》曰:“今按《王制》云:‘有虞氏皇而祭,深衣而养老;夏后氏收而祭,燕衣而养老;殷人冔而祭,缟衣而养老;周人冕而祭,玄衣而养老。’《内则》文同。然则皇者舜时宗庙之冠,与夏之收,殷之冔,周之冕相当。……古文皇字即象其形,𠄎象冠卷,小象冠饰,土象其架,与‘主’之从土为象鐙足之形同例。郑注《王制》云:‘皇,冕属,画羽饰焉。’画羽,谓染羽五采。郑读‘皇’为‘凤皇’,故以采羽为说,与其注《周礼》‘皇邸’‘皇舞’持义相同。余考古文‘弁’作𠄎,上形作𠄎,与古文皇上形极似,明其同出一源,则皇之训冕正其本义,不烦破字。……夫皇之本义为冠,天子服之,因以为天子之称,犹‘卒’之本义为有题识之衣,隶人给事者之所

服,因以为隶人之称也。皇之训为‘大’,为‘美’,为‘煌’,为‘中’,为‘光’,为‘宏’者,皆又从‘天子’之义展转络绎以为形容者也。自书传习皇为‘大’而皇之本义晦,自小篆书皇为‘自王’而皇之本形亦失。”(李圃,1999:227-228)

徐中舒赞成汪氏此说,不同者,汪氏认为,下部土象冠架,徐氏认为,下部即土字,他说:“𡩉之上半𡩉,与皇同,下象人形,与土同意。皇与弁之不同者,以皇者著之则为皇,常人著之则为弁矣。”(李圃,1999:229)

郭沫若(1962)的说法与汪氏全同,但未引汪说,不知何故。他说:“皇字之初义,即是有羽饰的王冠。”

严一萍(1962)说略同:“字为王者戴冕垂裳端拱而坐之象形。”杜金鹏(1994)的说法也与汪说相近,但论证材料和过程不一样。

4. 象王者箸冕之形。孙海波《甲骨金文研究》曰:“𡩉象王者箸冕之形。从𡩉,象冕形,王亦声。《礼记·王制》:‘有虞氏皇而祭。’引申之训大训美。”(李圃,1999:226)按,此说与汪氏说没有本质区别,不同者在于对下部的解释。

5. 镫光说。朱芳圃(1962:49)曰:“其字下作𡩉,即镫之初文,焚膏照夜之器也。上作𡩉若𡩉,象镫光参差上出之形。……《说文》、部:‘主,镫中火主也。从𡩉,象形,从、,、亦声。’王筠曰:‘其下为镫槃,上曲者镫盥,𡩉则镫炷矣。’按皇与主结构相同,惟一象镫光辉煌,一象镫中火主。又⊙、☪皆象镫缸,一作俯视图,一作侧视图,是其异也。”

6. 由圭变来说。于省吾(1982)说:“前引尊铭的皇字,已由契文圭字开始变作𡩉,再变则作𡩉或𡩉,三变则作𡩉、𡩉或𡩉、𡩉,四变则省作皇或皇(以上凡未注明器名,均见《金文编》)。至于皇字的下部作𡩉或王,皆用王字作为音符。”



7. 孔雀尾翎说。李国正(1986)说:“皇,从白象形,从王得声,其原始意义是孔雀尾翎。尾翎称皇,则缀有这种尾翎的神鸟也叫做皇(在此之前称凤不称皇)。执皇而舞,是谓皇舞。因尾翎色彩绚丽而又不易得,故后来凡色彩绚丽的羽毛及人工染制的五彩羽都称皇。原始部落的人们将皇插在头上为饰,逐渐演化为冠,这种羽冠也就谓之皇。文明进化,冠的式样多起来,为与其他形制的冠相区别,而仅把其上绘有羽饰的冠称为皇。即郑玄所谓冕属,画羽饰焉者也。然‘冕’并非‘皇’之本义,而仅仅是本义的引申。这种舜时祭祀之冠,渐为王者所独用,后世最高统治者因之称皇。‘皇’之训‘大’,始始于彼时,至‘美’‘煌’诸义,则由皇之形象色彩引申而来。”秦建明(1995)的说法与此相同,但认为整个皇字皆象孔雀尾翎之形。他说《金文编》“所有皇字,无例外都有一圆形部分,此即为圈中的色斑。圈上有几竖,即有人称为‘光芒’者,是细羽毛的象形,所以其数量或三或五有多少不同的变化。圆下一直竖为羽脊的形象,其旁出横划就是脊上的细羽。”

按,归纳起来,实际上只有三说。日光说(睪字说可包含在日光说之中),羽毛、冠冕说和鐙光说(生字变来说认为上部象脚趾,脚趾而有王义,莫非是“天下所归往”的结果,也有道理,但本文不取)。

羽毛说与冠冕说、王者箸冕说没有本质的区别,可归为一类。由羽毛而冠冕,由冠冕而为王者所戴,因而称戴皇的王者为皇,其逻辑关系没有什么不同,但“皇”字甲文未见,只见于周代金文。而以羽毛为冠,应该是蛮荒时代的事,周代服饰文化已相当发达,不可能再以羽毛为冠,故此说不可信。就字形来说,冠的上部是一,冕的上部是冂,均不作圆形,故冠冕说与字形不符。

鐙光说,只就字形为说,且鐙繁俯视、侧视的不同,也不可信,何况谁会用鐙火之光来形容王者?鐙火之光是阴火,比日光之阳火差十万八千里,用阴火来比况王者,不合情理。很明显,此说不可信。


我们赞同日光说。“皇”是煌的初文,上部象日光,下部为王字,表声。

从字形上来说,金文中“皇”字上部作等形,象太阳初出时的形状(太阳和太阳的光芒),无论是甲文还是金文,“日”总是圆形,将看作日光,与甲金文的字形系统具有相同性。

这从皇字的词义系统可以得到证明。因为是日光,日光普照大地,所以“皇”有“大”义。《大雅·皇矣》:“皇矣上帝。”毛传:“皇,大也。”《文王有声》:“皇王维辟。”毛传:“皇,大也。”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:“薛之皇祖奚仲。”杜预注:“皇,大也。”

日光绚丽多彩,故“皇”还有“美”义。《诗经·执竞》:“上帝是皇。”毛传:“皇,美也。”《离骚》:“朕皇考曰伯庸。”王逸注:“皇,美也。”《广雅·释詁》:“皇,美也。”

日光源高高在上,与天一体,故“皇”还有“天”义。《书·汤诰》:“惟皇上帝。”孔安国传:“皇,天也。”《大雅·文王》:“思皇多士。”毛传:“皇,天也。”《离骚》:“陟升皇之赫戏兮。”王逸注:“皇,皇天也。”

后世“皇”为皇帝所专,故加火旁为“煌”。《小雅·采芣》:“朱芾斯皇。”毛传:“皇,犹煌煌也。”《说文》:“煌,煌辉也。从火皇声。”“辉,光也。”《玄应音义》卷三“炫煌”:
“煌,光也。”此与我们所说“皇”字上部的取象为日光的说法相合,可为证明。

如果“皇”是羽毛,可以引申出“美”义,但不能引申出“大”义,也不能引申出“天”义。

我们从皇的词义系统看不出“皇”取象于羽毛、取象于冠冕。

例 4

《说文》:“玉,石之美。有五德:润泽以温,仁之方也;𧇧理自外,可以知中,义之方也;其声舒扬,専以远闻,智之方也;不桡而折,勇之方也;锐廉而不技,絜之方也。象三玉之连。|,其贯也。凡玉之属皆从玉。”(大徐本,10页)

按,“象三玉之连。l,其贯也”的字形解释是对的,甲骨文象绳贯三玉或五玉之形,唯两端皆出“玉”外,略有不同。古人以三代表多,用三玉表示,是比较经济实用的办法,但五德之说应是汉代今文经学的观念,与造字之旨无关。

上古时期以玉为货币。《尚书·盘庚》:“兹予有乱政同位,具乃贝玉。”贝为货币,古以“贝”为货币。《说文》“贝”字下云:“古者货贝而宝龟,周而有泉,至秦废贝行钱。”“贝玉”连文,则玉应为宝贝之物。江声《尚书集注音疏》云:“古者以贝为货,玉为幣。”

因为宝贵,故后世用作相见时的礼物,叫做“贄”,玉是“贄”的一种。《尚书·舜典》:“三帛二生一死,贄。”孔颖达疏引郑玄云:“贄之言至,所执以自至也。”《孔子家语·六本》:“衣穰而提贄。”王肃注:“贄,所以执为礼也。”《左传·定公十五年》:“邾子执玉高。”杜预注:“玉,朝者之贄。”《玉篇》:“贄,执玉帛也。”

因为宝贵,故玉又用作信物,可表明身份,如圭等。《国语·吴语》:“执玉之君皆入朝。”韦昭注:“玉,圭璧也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上》:“晋侯执玉卑。”韦昭注:“玉,信圭,侯所执,长七寸。”《左传·成公三年》:“将授玉。”孔颖达疏:“玉,谓所执之圭也。”

因为宝贵,玉还可用作佩饰。《国语·周语中》:“改玉改行。”韦昭注:“玉,佩玉,所以节行步也。”《礼记·玉藻》:“观玉声。”孔颖达疏:“玉,佩玉也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下》:“君无故玉不去身。”孔颖达疏:“玉,谓佩也。”

及乎汉代,“玉”才与人的德行相关。《白虎通义·文质》:“公侯以玉为贄者,玉取其燥不轻,湿不重,公之德全。”《白虎通义·考黜》:“玉者,德美之至也。”《白虎通义》是汉代班固所撰集,代表了汉代今文经学的观念。许慎在班固之后,将今文经学对“玉”的观点更加系统全面化了,所以有仁、义、智、勇、絜(洁)的比况,但这已不是造字之初旨。

例 5

《说文》:“瓊,赤玉也。从玉夂声。”(大徐本,10页)

按,段《注》改“赤玉”为“亦玉”,云:“亦,各本作赤,非。《说文》时有言亦者,如李贤所引‘疹,亦视也’,鸟部‘鸾,亦神灵之精也’之类。此上下文皆云‘玉也’,则‘瓊’亦当为玉名。倘是赤玉,当厕璊、瑕二篆间矣。”(丁福保,1988:1216)

徐灏《说文段注笺》:“《说文》一书,后人多所孱乱,不得尽以次第为断,且‘璊’‘瑕’赤色,乃玉之病,‘瓊’之赤则为玉之美,固不可以并论。言部:‘疹,视也。’各本‘视’上无‘亦’字,李贤所引盖以意增之。鸟部‘鸾’为‘赤神灵之精’,段彼注方以今本亦字为误,而于此顾引以为证,不自相矛盾乎?”(丁福保,1988:1217)

今谓徐说甚是。“亦”在语法上为“承上之词”(王引之语,见《经传释词》),又表“两相须之意”(见《公羊传·昭公十七年》注)。排在“瓊”字前面的“玨”“璆”

均训“玉也”，排在“瓊”字后面的“珣”“璵”也训“玉也”，而“瓊”夹在中间却训“亦玉”，与“亦”的语法要求不合。如果“瓊”训“亦玉”，不应该排在中间，而应排在最后，以结束文气，所以“亦”不会是“赤”之讹。

就段氏引文而言，所引李贤注见于《后汉书》第82卷《方术列传》李注，原文云：“乃诏尚方诊视。”李贤注：“《说文》曰：‘诊，亦视也。’”由于“诊”与“视”同义连文，故李氏引《说文》加了“亦”字。且古人引书多引其大意，并非字字全同，加字减字时有发生，故不得仅凭此引文擅改《说文》。王筠《说文释例》云：“嫌两字连言，似有异义，故章怀自加亦字，以明其为复语耳，非《说文》本有亦字也。《光武纪》《寇恂传》皆引《说文》‘诒，亦误也’，今本亦无‘亦’字，是其证。”（丁福保，1988：1218）按，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下》：“吏人为隗嚣所诒误者。”原文“诒误”连文，故李注引《说文》“诒，亦误也”。卷16《寇恂传》：“故狂狡乘间相诒误耳。”原文也“诒误”连文，故李注引《说文》“诒，亦误也”。王筠说甚是。

就引文而言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毛诗音义》“瓊”字下引《说文》云：“赤玉也。”《春秋左氏音义之二》“瓊”字下：“《说文》云：赤玉。”可为段说反证。

以同源字证之，则“瓊”应为赤玉。《说文》：“萑，萑茅，菑也。”《尔雅》：“萑，萑茅。”注：“萑，华有赤者为萑。”花赤者为萑，赤玉为瓊，二字有同源关系。

我们再看注音，“瓊”从夂声，夂字古音在元₂部晓母。晓母上古音拟作q，为小舌不送气清音，相应的夂字拟作qh^weens，或体作璠，从喬声，喬字古音在质韵，喻母四等。部分喻母四等字上古音拟作G，为小舌不送气浊音（正因为喬的声母为G，从喬声的“橘”“繡”“副”“鱗”“濡”“濡”“鏞”“橘”诸字才有可能读见母[k]，“瞞”“獮”才有可能读晓母[x]，否则，这种音变难以实现），相应的喬字拟作G^wid。^① 夂与喬的古音是元₂部与质部的关系，即阳声韵与入声韵的关系，段玉裁说“喬为夂之入声”，就是夂这个意思。“瓊”的或体从喬，夂声与喬声可互谐。他如“艘”或作“鏞”，走部“趨”从夂声而读若“繡”，可证。

“瓊”还有或体“璠”，从“喬”声。喬古音在支部，匣母（郑张尚芳《上古音系》认为在心母，可能是根据《集韵》的注音，但“喬”作为鸟名，应该读“户圭切”，在匣母；作为地名，读心母，但不是字的本义，今取其本义，音“户圭”切），则与“夂”声的声母只有舌根与小舌、清与浊、塞与擦的区别而已，而其韵部为“支”“元₂”旁对转关系，故可相谐。《说文》虫部“蠖”或体作“蠖”，与这种情况相同。又，据《说文》，喬字从同声，而喬也从同声，喬可与夂互谐，则璠也可与夂互谐。

“瓊”还有或体“琿”，二徐本皆有此体。大徐云：“今与璠同。”（丁福保，1988：

^① 参看郑张尚芳（2013：508、545）。

1215)按,“今与璿同”者,言徐铉之时“璇”与“璿”同字,但并未否定《说文》时代“璇”是“瓊”的或体。小徐《系传》云:“荀卿赋曰:‘旋玉瑶珠,不知珮也。’然则旋玉,赤玉也。今音似缘反。”(丁福保,1988:1216)小徐以文献证明“璇”为“瓊”的或体。

说文学家大多不以“璇”为“瓊”的或体,席世昌《席氏读说文记》云:“瓊与璇古书多不通,疑是两字。考《玉篇》‘璇,似宣切,美石次玉。亦作璇’,而上文瓊字重文璿璿二字,是《说文》璇字上当脱去璇字正文,而璇字注中徐氏误增一瓊字,遂以璇为亦瓊字重文也,当照《玉篇》补璇字以正之。”(丁福保,1988:1216)

沈涛《说文古本考》有相同说法:“《文选》颜延年《陶征士诔》注引‘璇亦璿字’,则璇乃璿之重文,非瓊之重文。……惟《荀子·赋篇》注引《说文》云:‘璇,赤玉,音瓊。’似杨氏所据本已为瓊之重文,则其误在有唐中叶以后矣。《玉篇》瓊之重文亦无璇字。”(丁福保,1988:1216)

段注干脆将“璇”作为重文置于“璿”篆下,云:“各本厕瓊璿璿三字之下,解云:瓊或从旋省。考《文选·陶征士诔》:璿玉致美。李善注曰:《山海经》云:升山,黄酸之水出焉,其中多璇玉。《说文》云:璇亦璿字。李氏以璇注璿,引《说文》为证,然则李所据《说文》,不同今本,今据以订正。”(丁福保,1988:1237)

徐氏《说文段注笺》赞同段说。他说璇“段移厕璿下,是也”。(丁福保,1988:1217)桂馥《义证》也同段说:“李善所据《说文》,璇为璿之重文,今本为人所乱,明矣。”(丁福保,1988:1217-1218)

王筠《释例》对“璇从旋省”有不同意见,他说:“然此省法大谬。《说文》从省者多有,然必既省之后,仍复成字,未有草率割裂者。旋字从𠂔从疋,去方留疋,岂复成字?且𠂔字以石鼓文𠂔为是,杠与华盖形也。《说文》之形即已不类,若省为疋,是必但识楷书者所为也。”(丁福保,1988:1218-1219)冀骋按,《说文》的省形省声,剩下者并不都成字,如𠂔从谷省,𠂔从皮省、从𠂔省,𠂔从𠂔省,剩下部分均不成字,王说不合《说文》的实际。

但也有人认同小徐的说法,认为“璇”为“瓊”之重文。清人宋保《谐声补逸》即如此,除了赞同小徐之说外,还从音韵上加以证明。他说:“瓊,𠂔声,或作璇,旋省声。𠂔、旋声相近。《广韵》𠂔入三十二霰,许县切,又入四十五劲,休正切。按,许县切之音是也,古音当在元部,故瓊蔓𠂔𠂔𠂔等字皆从其声,不当入霰韵,更不当入劲韵,𠂔入劲,音休正切,故瓊蔓等字皆入清韵,古音不如是也(许县切之音转入休正切者,系元庚两部之关通,《诗齐风》子之还兮,韩诗作旋,齐诗作营,见《汉书·地理志》)。”(丁福保,1988:1221)

今人马叙伦(1985:70)也认为“璇”为“瓊”的重文。他说:“璇从旋省得声,旋与璿音同邪纽,则璇为璿重文较当矣,席说亦通。然《尔雅·释草》‘菴,蔓茅’,郭璞、

(大徐本,10页)

按,《尔雅·释地》:“东方之美者,有医无间之珣玕琪焉。”郭璞注:“医无间,山名,今在辽东。珣玕琪,玉属。”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:“东北曰幽州,其山镇曰医无间,其泽藪曰獮养,其川河、洙,其浸菑、时,其利鱼盐,其民一男三女,其畜宜四扰,其谷宜三种。”郑注:“医无间,在辽东。”孔疏云:“云医无间在辽东者,目验知之。”郑于前文“其山镇曰会稽”下注曰:“镇,名山安地德者也。”由此可知凡言“其山镇”者,都是当地的名山,医巫闾应是辽东的名山。“医”或作“於”(医,古音影母之部,於,古音影母鱼部,二字双声,之鱼二部古音常通用)。《楚辞·远游》:“朝发轫于太仪兮,夕始临乎于微闾。”“无”字又作“毋”或“巫”。《淮南子·墜形训》:“东方之美者,有医毋闾之珣玕琪焉。”高诱注:“医毋闾,山名,在辽东属国。”《太平寰宇记》卷71:营州柳城县,“医巫闾山祠,在县东五十里”。“珣”字段玉裁注:“在今盛京锦州府广宁县西十里。”(丁福保,1988:1223)

《太平寰宇记》的说法似乎与段玉裁的说法不一致。今谓营州柳城县即今辽宁朝阳市朝阳县,但朝阳县境内并没有医巫闾山,似乎《太平寰宇记》说法有误。此书说的是“医巫闾山祠”,山祠与山有关,但不是山,可能在山的附近,也可能不在山的附近,但由于这里的人们信奉医巫闾山,故在城东(医巫闾山在此城的东面)建山祠。且朝阳与锦州相隔并不太远,朝阳县东五十里有医巫闾山祠,并不奇怪,故《太平寰宇记》的说法并无问题,但不能据此证明医巫闾山在朝阳。段玉裁说的锦州府广宁县,即今锦州市下辖的北镇市。北镇之所以叫北镇,是因境内医巫闾山为北方镇山而得名。《广宁县乡土志》:“舜封十二山,以医巫闾山为幽州之镇,故名北镇。”北镇西周时为燕国封地,东周战国时属燕国的辽东郡。西汉时在此设无虑县,无虑县初属辽东郡,汉安帝时移属辽东属国。高诱注所称辽东属国即基于此。唐代属河北道之营州,境内置巫闾守捉城。两汉的“无虑”,唐代的“巫闾守捉”,都是由医巫闾而得名。金代开始改为广宁,沿用至清末。民国二年(1913)全国统一县名,因与广东省广宁县重名而改称北镇县。

北镇市人民政府网上介绍说“医巫闾山满语意为翠绿的山,简称闾山,位于北镇市西北5公里处”。段玉裁说在“广宁县西十里”,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,故可信。至于医巫闾是否为满语翠绿的山的意思,恐不能确定,我们怀疑是现代旅游业的广告词,没有依据。满族是古老的貊人、肃慎人不断与周边各民族融合而于十七世纪才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,其语言也是从肃慎语-女真语演化而来,而医巫闾之名已见于《尔雅》和《周礼》(《周礼》的成书年代应该是汉代),这里说汉代的医巫闾之名是十七世纪才有的满语“翠绿的山”的意思,好像不太合适。当然,也可解释为肃慎语-女真语在满语中的遗存,但毕竟证据不足。段氏说:“盖医巫闾、珣玕琪皆东夷语。”(丁福保,1988:1224)这种说法应可信,但过于笼统,不能确知是哪种东夷语。古代

辽东郡包含朝阳、锦州等地区,这一带古代为东胡人和山戎人活动地区,所谓东夷语就是周代时占据这一地区的东胡人和山戎人所操语言,属于阿尔泰语系。“珣玗琪”真正的产地就是今天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。

至于珣玗琪,古人说是东方之美玉。《尚书·顾命》:“越玉五重:陈宝、赤刀、大训、弘璧、琬、琰,在西序;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图,在东序。”传曰:“夷玉,马云:‘东夷之美玉。’《说文》:‘夷玉即珣玗琪。’”《正义》引王肃云:“夷玉,东夷之美玉。”又引郑玄云:“大玉,华山之球也。夷玉,东方(原书作北,据阮元《校勘记》改)之珣玗琪也。天球,雍州所贡之玉,色如天者。皆璞,未见琢治,故不以礼器名之。”究竟是什么玉,没有说明。今人杨伯达(2002)说:“珣玗琪是东夷之美玉,而且是东夷族玉名的汉字记音,即东夷玉的音训。”(冀骋按,段玉裁说珣玗琪是东夷语,很有见地)杨氏将中国古玉的产地分为三大块,东北为一块,称为珣玗琪,东南为一块,称为瑶琨,西部地区的玉文化发育较迟,但有很大影响力,也为一块,称为璆琳。并说珣玗琪是矿物学上的透闪石玉。透闪石玉是软玉,就我国而言,其品种主要有和田玉、东北岫岩玉、蓝田玉等。东北岫岩玉在距今约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所发现,如辽宁朝阳和内蒙古赤峰一带曾出土有用岫岩玉制作的手镯等,而朝阳是古代辽东营州的治地,而锦州广宁县(今之北镇,医巫闾山的所在地)曾归营州统辖,属地的产品在治所地出土,很正常。现代的岫岩玉产于岫岩满族自治县(辽宁鞍山),而鞍山在春秋战国、秦汉之际与朝阳、锦州等地皆属辽东郡,以此地之玉归营州,也有道理。然岫岩的山系属长白山,为何古人将其归于医巫闾山,莫非是医巫闾山的名气比长白山大?抑或是别的原因,如岫岩玉经过医巫闾山才进入朝阳,古人不知,以之属于医巫闾山?

还有种可能,珣玗琪并非岫岩玉,而是玛瑙。章鸿钊(2010)说,玛瑙“奉天锦州产者,俗称锦州石”。他认为,《尔雅》中的“珣玗琪”、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中的“赤玉”都指的是“玛瑙”。栾秉璈(新浪博客,2011-7-7)在《古玉定名探析》中认为,医巫闾山,在辽宁省中部,大凌河以东,位于火山岩地区,以产“锦州石”(玛瑙)闻名。医巫闾山之珣玗琪与赤玉、锦州石或玛瑙有关,而同岫岩透闪石玉没有关系。学者们将古代辽东,当成了现在的辽东地区,所以才会误认为“珣玗琪”是指岫岩玉。如果“珣玗琪”是玛瑙,则其产地应是今天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。此县位于医巫闾山北面,距离医巫闾山34.8公里,是中国主要的玛瑙产地、加工地、玛瑙制品集散地,玛瑙资源储量丰富,占全国储量的50%以上。据学者考证,7600年前的查海遗址中出土了用玛瑙打制的刮削器,可谓由来有自。

我们赞成后一种说法,岫岩玉的产地不属于医巫闾山脉,将岫岩玉与“珣玗琪”看作一类,与地理不合。《说文》“珣”字前的第三字是“瓊”,义为赤玉,赤玉就是玛瑙,“珣”置于其后,应是以类编排的结果。

参考文献

- 丁福保 1988 《说文解字诂林》，中华书局。
- 杜金鹏 1994 《说皇》，《文物》第7期。
- 郭沫若 1962 《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铭文汇释》，《考古学报》第1期。
- 郭沫若 1982 《甲骨文研究·释祖妣》，《郭沫若全集》第1卷，科学出版社。
- 黄生 1984 《字诂义府合按》，中华书局。
- 李国正 1986 《皇字新解》，《语言研究》第2期
- 李圃(主编) 1999 《古文字诂林》第1册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林澐 1965 《说“王”》，《考古》第6期。
- 马叙伦 1985 《说文解字六书疏证》，上海书店。
- 钱大昕 2009 《潜研堂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秦建明 1995 《释皇》，《考古》第5期。
- 容庚(编著) 张振林 马国权(摹补) 1985 《金文编》，中华书局。
- 商承祚 1983 《说文中之古文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四库全书研究所(整理) 1997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中华书局。
- 王国维 1959 《观堂集林》第1册，中华书局。
- 徐中舒 1934 《士王皇三字之探原》，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四本第四分。
- 徐中舒(主编) 1989 《甲骨文字典》，四川辞书出版社。
- 严一萍 1962 《王皇士集释》，《中国文字》第7册。
- 杨伯达 2002 《珣玕琪考》，《北方文物》第2期。
- 于省吾 1982 《释皇》，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第2期。
- 于省吾(主编) 1999 《甲骨文字诂林》，中华书局。
- 章鸿钊 2010 《石雅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。
- 郑樵 1987 《通志》，中华书局。
- 郑张尚芳 2013 《上古音系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朱芳圃 1962 《殷周文字释丛》，中华书局。

(蒋冀骋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jiangjc009@sina.com)